

小說 佳作 張育銓 筆名/張郎

個人簡介：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

出生並成長於臺南，國中畢業的暑假完成一部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。投稿雖未果卻也因此成長很多。得過中興湖文學獎、台南文學獎、香港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。相信文學必根源於生命。

【阿土】

奧藍天穹下，平原冰冷依舊。島南初春無雨，部分野池逐漸乾涸，魚眾息絕，化為底泥，土表裂開，風從那裏誕生，撫動雜草。

一輛轎車路過群池。

黑亮的烏鶯停在電線桿頂，眼神銳利，視線隨車影遠行。有些漁村傳言，年輕女人若過於悲傷，目珠便會腫脹如卵，誕生出烏鶯，左眼公、右眼母，一旦卵破鳥飛，女人就從此看不清世界，甚至失明。夜晚時，群鳥化身魔神，世世代代在溪口的沼地，撲翅，結伴作巢。

路途兩側，粗勇的木麻黃佔據。樹群身後是久未整理的墳地，爬滿俗稱「番仔藤」的槭葉牽牛，那些藤蔓結出喇叭狀的紫花，像無形的西索米樂隊正在演奏。偶爾，會有純白的牽牛花出現。聽說紫牽牛代表虛幻，白牽牛代表存在，兩者花語不同，不知所吹出的旋律是否也相異。

蜜蜂和粉蝶採摘音符，飛舞，釋懷。

駕駛者開窗，是名臃腫的男人。他左手取下嘴裡叼的菸，扔出車外。剩餘的一口煙在嘴內苦辣，喉間微微刺痛，酥麻。這時，他突然很想吃些粿，把這幅春色的圖像撕扯下來，揉得糊爛，蒸成粿體，加蛋煎酥香，切下來沾甜滋滋的醬。

沿濱海的墓園，他駛向一處小村莊。

*

大年初四，郭阿土抹乾防蟲用的菜樹仔腳凹槽，添新水。在客廳的母親喚她到面前，說有重要客人來家裡談事情，別做事了，帶弟弟川草出門遊戲。

母親聲音虛弱似冬日陽光，顫抖而遲緩。

阿土凝望母親長長的臉。最近很多時候，十四歲的她覺得自己和母親一樣，臉似乎越變越長。

父親本來是漁工，有時在布袋港做貨品買賣，收入算不錯。但後來生意出狀況，警察上門查緝，父親被捕，母親四處求助。幸好里長的老婆，張蔡春子，得知消息願意動用種種人脈保出父親。從此，張蔡春子便常來家中邀請母親參加各種團體。

父親負傷回來後，脾氣變得暴躁，甚至會毆打母親，心情不好就把全家教訓一番，「飼恁遮嘛無啥小路用」是他開始掛在嘴邊的口頭禪。年幼的阿土印象很深，這句話說的時候，表情看著是鄙視，聽起來卻很無助。

因有案底，漁船頭家不肯再雇用父親。幸得人介紹，父親改去做鐵工。阿土的三位姊姊，也在父親換工作那年陸續被嫁掉。姐姐們出嫁，和阿土永別，臨走前總送給阿土很多花，鼓勵著阿土，這樣的形象留在阿土內心深處，姐姐們從不在她面前哭。「做人一步一腳印，這樣就好。」二姐曾如此勸慰阿土。彼時阿土九歲，弟弟川草五歲。

可能因酗酒或單純恍神。某個工廠無人的假日，父親想加班，他在操作金屬鋸台切割鐵條的時候，一沒注意，鋸割範圍超過鐵條，把腿給鉅斷了，失血過多，痛暈昏死。

那天阿土被母親叫去請父親回家吃飯，雇主帶她至工廠找人，才發現爬到門邊求救、氣絕多時的父親——即使雇主馬上把年幼的她抱離，但阿土永遠忘不掉從門口到機台下，那浸泡著塵土的滿地深紅、返家沿途魚塭滲出粉色的日暮波光——她對父親的各種不滿，在見到母親聽聞噩耗的那張長長的臉時，伴隨天地間的哀號，崩裂成爆竹的紅紙，流入圳溝裡，碎糊糊一行又一行。

父親過世後，張蔡春子變本加厲，帶各式文件找不識字的母親噓寒問暖。人家說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」，感覺張蔡春子找母親不僅僅只是閒聊而已，阿土詢問，母親推說春子是要約她做生意，自己都沒答應，因為時候還不到。阿土心裡想，哪有女人在做生意的。她擔心張蔡春子受過教育，用文字詐欺母親易如反掌。

每當阿土更深入關心，母親就害怕和生氣，說別再提這個，好像已做了什麼。但阿土連上小學都沒有，她想幫母親也愛莫能助，只得盼望弟弟在小學認真識字，作個智多星協助她。

阿土非常討厭春子阿姨，從她平常就配戴的珍珠項鍊、玉手鐲，燙捲的頭髮，刺耳像磚塊砸在鐵皮屋頂的聲音，浮誇的眼影等等，都非常討厭。這個不下田的女人，在家也濃妝豔抹——阿土好奇，別講刮雞刮魚，她在家倒會洗碗嗎！帶那一身行頭怎麼洗？

母親可是精通縫紉煮食、田中大小事，飼豬養雞都難不倒她——阿土打從心裡覺得，身為女人，母親贏了。更何況，如果真要打扮，母親一定比她更美。

弟弟川草卻很喜歡見到張蔡春子，因為春子常送食物給家裡。

有次張蔡春子提來宴賓剩下的佛跳牆，川草吃得唏哩呼嚕。阿土看了噁心，蝦米之外，她更害怕芋頭的味道，現在佛跳牆反覆加熱，整甕裡都是芋頭肉的泥渣。她告訴川草，湯裡的貝類其實是現已沒人要吃的金寶螺肉，給你吃了拉肚子；又指著他夾的豬腳，恐嚇，彼是狗肉——張蔡春子的老公會殺狗吃，是村中孩童都知道的傳聞，如果深夜去她家附近，偶爾能聽見狗在宅院裡哀嚎的聲音，不同狗哭不同調。

弟弟嚇得面色鐵青，跑去找母親為佛跳牆求證，害阿土被打得很淒慘。

這次過年前夕，張蔡春子提著一雙雪白禮鞋要送給阿土。撇開對春子阿姨的討厭，那雙鞋外型溫潤典雅，聽說是昂貴的美國貨，穿著走路像電影明星。若有頂仕女帽搭配就更好了。

「鞋子還合腳嗎？」春子阿姨驕傲地尖聲詢問：「我大女兒以前好愛好愛這雙鞋，啊——這邊都沒空隙了，有點小，對不？有機會阿姨下次幫妳挑雙大一號的。」

阿土羞赧地接下這雙鞋。但試穿過後，她便沒再穿它。除了完成心中對張蔡春子的反抗，更是因為這雙鞋太高貴，走在村裡土路太浪費，她平常沒有與這雙鞋能相襯的高雅場景，還是赤腳就好。

而今早在阿土要帶川草去芋仔寮的堤防岸放風箏時，母親居然主動要阿土穿上這雙鞋。阿土反對，怕因玩耍而弄髒。母親說沒關係，過年換新換新，行走出去予人看覓。

第一次，阿土穿它走路，卻比當初試的印象更緊。

阿土揹著川草，行走在發滿孟仁草的道路。過武聖殿前方就是堤防了。

「阿姐，妳再說說濬翔兄上次講的那個故事啦！」川草一手拎風箏，一手搖晃波浪鼓，兩球隨繩結晃動，撞擊鼓面，聲聲催促，咚咚地無所不在。

「哪一個？」

「就我們去柑仔店找他下棋，他說的那一個啊！」川草臉龐湊近阿土耳朵，下巴抵肩。他慣性地聞著阿土頭顱扁平、微凹的地方，母親說，那是阿土童年貪玩，不慎跌落眠牀重傷所致。

「喔，樵夫和盜賊的故事？」

張濬翔是村中雜貨店「瓜瓞」老闆的大兒子。濬翔兄書唸得很好，讀新營的學校，每天台南、嘉義兩縣這樣早晚往返。他身材高大，長得很體面，行路端正。芋仔寮村中民風純樸而剽悍，多數人性格較土性，說話難免粗俗，但濬翔兄拿捏得很好，言語謹慎卻不失親和，可與人稱兄道弟。村中有不少姑娘愛慕他，但從沒聽聞真和哪位女生逗陣，他和阿土一家最親密，常過來找兩姊弟。

「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？」

川草猛點頭。

於是阿土開始說起那沙漠故事裡的人民和寶藏，川草凝神細聽，停下波浪鼓聲。

但不知是否因穿上新鞋，其實阿土比較想說《灰姑娘》，那是濬翔兄所說的第一個故事。濬翔兄起初為讓阿土和川草好懂，將內容講成皇太子以鞋認人、駕馬下民間，拯救被後母苦毒的女性愛人，很是精彩。

濬翔兄的故事，不像阿土耳熟能詳的那些戲台展演、電視播的中國傳說或

台灣故事，而是阿土未曾體驗過的異國文化——騎士、鞋匠、濃湯……濬翔兄說是在學校圖書館看書來的。

父親撒手人寰後，濬翔兄下課便會來家裡，邀阿土和川草搬椅寮坐在門口埕，用各種故事認識這些名詞，阿土喜歡聽人講古，父親還沒入獄前，個性開朗，會說很多海邊的傳說，但被抓後，一切就變調了。濬翔兄的故事，雖然跟父親的不同，卻也有著相仿的魔力，治癒姊弟倆的寂寞。

有時濬翔兄還會帶自己臨摹書中所繪的插圖，送給阿土。那些畫在日曆紙上的城堡，住著公主和侍女，松鼠在林間相戲……阿土視如寶貝的收在妝台抽屜的餅盒裡，除了說給川草聽，她在疲累的深夜也會拿出來看，上面的鉛痕筆觸，會讓她想到濬翔兄握筆的那雙大手，還有幫阿土解釋人物和劇情時，柔和且認真的眉目。可惜濬翔兄和他家人一樣有在抽菸，唇色微紫。

唇齒開闔，語聲溫厚。平常濬翔兄的話不多，但說故事時，他的談吐是如此的特別，或是只對自己特別——阿土忍不住猜測。

日頭破雲而出，射入廣袤土地，金光閃閃，瑞氣千條。

阿土和川草站在堤防上，可以看見武聖殿九龍吐珠的鯉魚池造景，廣場熱鬧的攤販和人群，近處牌樓上，三尊剪黏的神像和她對視，咧嘴而笑，整個羊仔寮盡收眼底。

光景炫目。微風灌進阿土的鞋裡，腳踝間撫動寒涼，穿白鞋的她如同天使，從宇宙冰宮而降。她胡思亂想著，穿上新鞋的自己會不會像《灰姑娘》的公主一樣，從男人身上得到幸福。

阿土持風箏，川草把波浪鼓丟在地面，拿線頭，開始背風倒退跑，風箏迎風向上攀，風吹起它兩條柔長的報紙尾鰭，但風箏總在每次要飛行時，又墜落地面，覆蓋草叢。

阿土和川草換手，換她操作線頭。她倒退奔幾步，熟練地拉幾次，風箏迎風飄升。

「哇！給我給我！」川草大叫，風箏總算上天。

線捲在阿土手中，被風拉得很緊。

「你這隻做得不錯，」阿土把線捲交給弟弟，調侃一句：「但不要像以前小時候，把風箏放走還說風箏再見了。」

那只風箏越攀越高，被上空的風吹得猛烈。若是在那樣的高度，應該能看見堤防之外的八掌溪支流和遠一些的阡陌老樹、廟宇吧——能看見北門鄉的南鯤鯓，直達玉皇大帝所住的凌霄寶殿嗎？

神明會看見嗎？

父親也會在天上吧，他是為家人而死的，絕不會在地下。也許他生前做了一段時候的酒鬼，但他現在做仙去了，他會保佑母親不被張蔡春子欺騙，保佑姊姊們在新塢、布袋、好美寮的夫家能快樂生活，保佑弟弟讀書讀高一點，別

懶惰，別太笨。

如果可以的話，也請保佑，讓濬翔兄能察覺和接受自己的心意。

阿土看著藍天不斷祈禱。

在濬翔兄的故事裡，阿土和川草也如風箏，飛離林投和墳墓、塔樓和魚塭、蚊蟲多的諸種日常。

往上飛，再往上飛，她看見一座長滿針葉林的山頭，深處有間屬於他們三人的小木屋，階前綻滿無垠的紅玫瑰。屋裡有壁爐，冬天下雪便升起木柴香的火焰，煙飄出煙囪，夢境飛屑而去，阿土煮茶，濬翔兄和川草吃淋了莓果醬的烤蛋糕。窗外天地已結冰，狐狸和棕熊沉眠，但鱒魚還在未凍的湖池深處活動。

沒有似吳郭魚棘尖鱗利的占地為王者，沒有如土虱橫行的討債流氓，沒有蚵殼附棚架般的重重心事。

午夜夢醒，阿土睜開雙眼，仍是蚊帳的白色菱紋，風箏般的飛行遂墜落眠牀硬板，一切美好碎裂。身子因成天勞動而痠麻，若逢經期就更乏力，明天，後天，下周，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執行，每一口飯掙起來都不容易，這樣的飛行實在太奢侈了。

濬翔兄多次難掩興奮的說，有天他想去這些故事的發源地走一走。

壁虎咋舌。

阿土不敢說，如果願意的話，請帶她一起去。她常常想著想著，就哭出來了，不知為何。

「啊！」阿土驚叫。

當她停止長思漫想，低頭看才發現白禮鞋開口笑了。

弟弟川草聽見慘叫聲，拖線奔了過來，風箏在上空抖個不停。看見阿土的鞋底脫落一半，川草猛地倒抽一大口氣，差點又要放開線頭讓風箏飛走，阿土馬上握住他的拳。

鞋子像是張蔡春子的大嘴巴，笑得姊弟倆心裡發涼。川草顫抖的把風箏線摺捲收起，風箏墜地。

阿土和他乾瞪眼。

「挫賽！」

有許多念頭竄上阿土的心中——即使有些不合腳且是張蔡春子女兒不要的，但她發現自己不僅很愛這雙鞋，更怕母親會大發飆和傷心——家裡已經夠沒錢了，連雙鞋子她也不懂得珍惜，做什麼人家的姊姊。

恐懼一一嘔出。

「慘了，怎麼辦——」川草熱淚盈眶：「是新鞋呀！」

母親盛怒時的竹筍炒肉絲，川草的屁股蛋可都清楚記得那種熱辣痛麻。他覺得姊姊完蛋了。

「阿姊，怎麼辦？」川草見姊姊不語以為沒救，哭得更加傷心。

種種把鞋子銷毀的方法在心頭湧現，如扔去池塘或藏在草堆，再騙母親說怕鞋壞，脫一旁赤腳放風箏，結果被狗叼走——阿土搖搖頭，這些都不好，說謊只會讓她自己更難受。

「我們去柑仔店，跟清賢伯借糰糊黏好它。」這是阿土剛剛想到的補救法子，如果糰糊也沒黏成，那就誠實以告：「沒什麼好怕的，你別再哭了。」

她安慰弟弟，安慰的過程，她心裡也長出一股勇氣，只是這股勇氣可以用多久她自己也沒把握。附近的構樹攀附許多藤蔓植物，其中一種名為龍珠果，莖和葉都生有細毛，花如縮小版的百香果，青果生，黃果熟。

阿土摘下一顆，遞向川草。

川草喜歡小零嘴，這招果然管用。看到龍珠果，他立刻停下淚水和哭聲，凝視。偶爾，阿土也會用烏田仔菜的黑亮果實哄他，其實她更想買糖果給他吃——最好是那種一大包的人參糖。但家裡正苦，錢不可亂花。

川草從阿土掌中接過小果實，牙齒輕咬，果肉噴出漿水，酸甜滋味。

「哦——阿姐！」

川草破涕為笑，恢復調皮本性：「去柑仔店是想找濬翔兄駒！」

「你不想見到他嗎？」阿土故意反問，攬他入懷，川草在她脖頸親了一下。

路邊有些龍爪茅，花桿二二相對呈現可愛的十字架。她想起濬翔兄曾為川草拿了塊厚木板，淺淺打上二個大鐵釘，用橡皮筋圈住，形成彈性的軌道。摘下兩根龍爪茅粗胖的花桿，各置於橡皮筋軌道的兩端，一人取一顆石頭，在鐵釘上磨擦，青色龍爪茅從橡皮筋接觸震動，便會向前位移，直至相遇互撞，誰的從軌道上掉落變算輸。

石頭磨鐵釘要巧勁，把對手撞落更需心機，其中趣味不是普通拿草互勾的鬥草可以相比。濬翔兄陪川草幫這款遊戲取了一個名字，叫「青龍相鬥」。

濬翔兄送給川草厚木板，讓川草放學後能作為戰鬥台主邀玩伴遊戲。那一陣子，常可見村中的孩子蒐集龍爪茅花桿，並為每根花桿取名。川草被奉為老大，臉上驕傲。

「我也喜歡他。」

川草從懷中抬頭看著阿土，眯眯笑出一條有光的縫。

「你又忘記東西了！」阿土看著遠處落在地上的波浪鼓。

她把川草放開，要他去撿拾，這也是濬翔兄送的，他家柑仔店有在賣。

*

「為沼澤的塔樓祈禱雨水。

為林間的古墳射進日光。」

路程還是比預期的久了一些。

行車時，多首西洋鋼琴曲的旋律一直在他的腦海環繞，讓他砌出這兩行句子，意涵著什麼他也不清楚，是某種珍視嗎？某種具有奉獻精神的哲理？

田埂包魚塭，雞舍雜豬圈。泥徑上野狗四散，車輪轉動。

榕樹下積水的荒墳群，蚊蟲嗡嗡超渡。

在這些郊垌景貌存活的人，許多人連鋼琴都沒有看過，更別提是碰過或會彈奏。

來路都是小坑洞，幾處塌陷。

社會地位頗高的他，必須要把一些新觀念，寄託給下一代的孩子。

婚姻可以自由。

講法不講權勢。

愛家也要愛國。

人要學會獨立。

土地需要保護。

不過，就像為這塊土地的人們演奏鋼琴古典樂，可能有人知道這是鋼琴的聲音，卻沒人清楚鋼琴長怎樣。這些觀念對他而言，便是如此，他喊得出名字，卻不知道發出旋律的本體內涵是什麼。

燕鳥在路途上東方的天幕盤旋，有些口中啣泥，土成丸狀。不知要去哪裡築巢送喜，一如既往，千秋萬世。

*

「報告！」川草自陳列各式餅料的櫃子探頭探腦，再貼回阿土身邊，洪聲道：「濬翔兄不在！」

阿土輕拍了他的後腦勺。

川草唉叫。

濬翔兄的秀才祖公很有企圖心，希望芋仔寮的子孫能開枝散葉，綿密不絕，便為柑仔店起了「瓜瓞」的可愛店名，並不忘在店的周圍搭棚架、種絲瓜。店外磚牆到處是黃嫩的瓜花和下垂的瓜果，頗有情味。

阿土拖著開口笑的白鞋，和川草走入「瓜瓞」。人聲正鼎沸，內部房間許多鄉親在打麻將，熱鬧的氣氛從除夕開始就沒變過，看來還會持續一陣子。

「賢仔，你家媳婦來了！」一位伯伯從裡邊瞥見阿土，叼著菸戲謔地喊。其他嬸嬸阿姨熱議是誰家的小孩，阿土的耳根子逐漸紅熱。

只瞧一個身形高大的男人迎出，面色紅潤親像土地公，眉目和濬翔兄一模一樣，清晰端正，他是濬翔的生父張清賢。

「阿伯！新年快樂，」川草大喊：「恭喜發財，紅包拿來——」

阿土又巴他。

「啊啣！」川草不甘示弱的回瞪：「妳幹嘛一直打我！」

川草身旁是放金紙線香和雞蛋的櫃子，櫃腳有大水桶，裡面有隻胖壯的蟹，是濬翔兄釣到的，已養很久。

「阿伯新年快樂！」阿土祝賀。

「新年快樂，你們都新年快樂！」清賢伯笑呵呵的順手從貨架拿了一包孔雀餅，他撕開並彎下腰塞給川草。川草看了看，應聲謝謝，就歡喜得抽出幾塊餅又啃又嚼，阿土羞得快氣死。

「你們自己來呀？」清賢伯讚嘆的端詳川草所帶的風箏：「喔，這你自己做的？不錯喔！」

「姊姊把鞋弄壞了，想跟你借糰糊。」川草沒理清賢伯的問候和讚美，口齒不清的借東西。

阿土發誓，就算這坨失禮的川草有像蟹一樣的外殼，她也一定會用鐵鎚敲他。

但清賢伯似乎喜歡川草的直率，他和善的請阿土把鞋拿給他看，阿土脫了下來，白鞋白底咧嘴笑著。清賢伯說，這個好辦，我幫你們糊一糊，等乾了就沒事，不用怕回家被罵。

「濬翔兄呢？」川草吃著剩餘的餅乾：「他不在嗎？」

「他去送貨。」伯母從被擺了麻將桌的廚房走出，拿著一雙拖鞋給阿土，要她穿起。另外又端出提鍋，裝滿香噴噴的炸小螃蟹：「最近塭仔在整理剛好有抓，妳帶回去和阿母作伙吃，這次我有多加蒜頭！」

就在這時，腳踏車煞車的聲音自門口唧唧響起。

「阿土，原來妳在這裡！」

一位短髮少年郎闖入店內，是濬翔兄。

天氣很冷，但他臉面和頸部卻出汗，神情嚴肅，氣喘吁吁。阿土聽見濬翔兄找的是自己，她的胸口發脹，身體不自覺的繃緊。

「伯母叫妳回家，有事情要跟妳說。」

「現在不行啦，伯伯在幫我們黏鞋子。」川草擺擺手，加重語氣：「而且現在回去會被罵。」

「你在這裡等姐姐的鞋子乾了，」濬翔兄思考半會兒，說：「我再載你回去。」

「阿土，我們先走。」

伯父和伯母沒問是什麼事——或是和阿土一樣來不及反應，濬翔兄就急切地牽著阿土的手奔了出去。阿土從不隨便給人牽手的，她傻愣的坐上他的單車，等到回神，她聽見川草遠遠地哇哇亂嘆。

「成親了！」川草鬼叫：「王子來接公主了！拜請註生娘娘！」

這傢伙真的是欠揍，這話讓伯父和伯母聽見多不好意思、多沒教養？他死定了，阿土決定下次見到弟弟，一定要請母親裁示，別因為是長子而一味疼愛，該罵要罵，該打要打，不然人情世故什麼都不知，以後會吃大虧。

未鋪柏油的路途坎坷，單車經過弟弟正就讀的和順國小，圍牆旁是一排菩提樹。雖然寒假，但遊戲場上還有人在玩鞦韆和溜大象滑梯。如果把大象漆成白色的，那就是佛教裡的神象了。

即使日照當空，空氣依然冰涼。

張蔡春子和她老公的農舍豪宅，就起在國小附近，屋外長滿開花的果樹。

孟仁草和咸豐草簇集樹腳，果實在樹梢上隨風輕晃，花味飄散。

濬翔兄今天反常的安靜，阿土心中煎熬不斷，清理自己的指甲垢。

呈現寬厚的他的背影，望去，是比人高的玉米園，隱沒了扭曲的道路。

「你等下要擦汗嗎？我有手巾。」阿土緩緩地說，害怕被拒絕的緣故，使她聲音變得細小。

但濬翔兄沒有回應。

「家裡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阿土喉頭髮緊，她不知為何濬翔兄這麼沉默，但她仍想問出或聊些什麼。

風從濬翔兄的身上拂來，阿土嗅到熟悉的肥皂香味，縈繞鼻間許久。坦白說，這是她第一次被濬翔兄載。

濬翔兄很常載川草出去玩，但阿土是女孩子，被載出去那可不得了，要被村人說閒話。母親禁止。更重要的是，濬翔兄沒有邀約過她。

阿土側坐，她不敢抱濬翔兄，除非他主動邀約。她緊抓鐵馬。

「家裡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濬翔兄沉默。

阿土又問了一次，這次她不打算罷休。

倏地，濬翔兄把腳踏車停下，低頭朝前方。

阿土跳下車：「還是你生氣了？」

四周是濃黑的龍眼樹林和草地，水牛在草地上休憩，揮打尾巴。

「他們說有人帶禮物給妳，」濬翔兄轉身凝視阿土，又低頭：「要我過來載……」

濬翔兄的聲音越說越粗嘎，阿土頭皮發麻。

「阿土，阿土，他們不該這樣對妳——」濬翔兄說到這邊時，眼眶泛紅，語氣哽噎：「我跟他們對罵，他們說——」

阿土靠上前，伸出手臂把他埋進懷裡，像在安慰年幼無助的川草一樣。

即使現在最困惑，最需要安慰的是她，但她記得，姊姊們以前也這麼做，先顧重要的親友，才能輪到自己。

濬翔兄的眼淚逐漸濡濕阿土的衣服，阿土有些暈眩，明白了自己即將面對的命運，可能是旁人都感到無助的。

「今天早上，我和川草說了一遍你說過的故事，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。」阿土聲音微顫。她也發現濬翔兄似乎沒有自己想像的堅強。

「但我最喜歡的是灰姑娘。」她撫拍濬翔兄的背，輕且緩，緩而深：「濬翔兄，等等你可以再跟我說一次嗎？」

*

他想休息，便把車子停在一處釋迦林。林群包覆廢棄魚塢，冬日的陽光在水面波紋游移，閃似碎鑽。

因為名字裡有「烏」字，熟人都以閩南語喚他「『芋』仔」或「『黑』輪」。他在佳里鎮開鳳梨罐頭工廠，生意興隆；又和地方官員如吳天狗、林白水有交陪，關係牽關係，如電線連天，金幣叮噹叮噹，紙鈔飛捲，歌舞著白天而降，像布袋戲台上扮仙時，尪仔撒錢撒糖果撒酒，人們匍匐在地上成團，爭相撿拾。

他知道錢這種東西，有時候，放在身邊成堆會臭，徒惹蒼蠅和吸血蟲，要撒點出去，大家同齊臭，久了就覺得真香。於是，他贊助地方造橋鋪路，宮廟新建樑柱；有品味的秘書更幫他填進腳踏車和愛國書冊，送給七股鄉各小校，為公司增添好名聲。更苦無法唸書的孩子，就到他工廠幫忙，邊賺錢邊唸書，成績好可領大筆獎學金。

現在，大家喚他什麼？芋董仔？老頭家？大善人？教會弟兄？

死豬哥。妻子這麼叫他。

真是狂妄女人性。

下車，碰，關車門，水鳥被嚇得拍翅走水面，如有輕功的習武子弟。

他伸了一次短胖的懶腰。

他還記得，他開車到過這相似的所在，做過差不多角度、差不多舒爽的懶腰。那時在車上半拐騙半強逼，他睡了原要許配給長子的童養媳。

他比預期得更精力四射。

白雨落土，第一滴噴濺的雨珠將會和一粒沉寂的沙凝結，壘集成泥偶，等待出窯甦醒。他花了錢，把少女腹內的偶然搗回泥巴。

釋迦樹的枝桠，在芋仔目中交錯黑影，篤信基督教的他，錯以為這些是纍纍的十字架。但他出神地望著，一直望著，以靈魂望著，那水深處乾淨的亮點會是天堂的碎片嗎？

少女被拿掉嬰孩後長子也不要，就像水果一樣，都被吃過就不新鮮了，連做罐頭都顯得背德。他就按妻子吩咐，避鄉人口舌，把少女遠嫁去鹽水壠頭港一戶姓陳的飼鴨人家。

現在，他要去找一名不遜於少女的女孩，也算是給長子和整個家族作為補償。

自組婦女互助會的張蔡春子跟他拉經費和政治勢力的時候，說她義竹老家那一庄好像有個適合的孩子。

去她媽有夠遠，這款落後的破所在。整條路都是荒煙漫草，池塘野狗。

他折斷枯枝，扔擲。這些村落和新營或府城比起可差遠了。這裡適合那些墳墓，給死人住。說笑的，他自嘲。畢竟他也誕生於類似的地方，他愛這塊土地啊，他總是逢人留下這種印象。

對了，張蔡春子的丈夫好像下面不行，難怪會被她這樣在外面搞東搞西，還帶男人回自己豪宅裡浪，真是可憐。

話說，那個佛祖成佛的地方，是釋迦樹嗎？還是什麼樹，葡萄樹？
他可以成佛嗎？
如果這次不再失手的話？
足下島南的冰凍土壤，何其審判的意味。

*

回到家，阿土看見門埕停著一輛進口車。一位寬胖的男人襯衫整齊的坐在客廳，母親低頭，張蔡春子坐母親身邊。

這樣的場景，讓她想起父親被逮捕後，張蔡春子找人來家中談判，協助母親。

「剛剛已經跟你說過，」張蔡春子狠瞪濬翔兄：「有本事你就解決她們家的問題，臭卒仔！她老爸欠了多少錢你知道嗎？你們男人總把問題丟給女人處理，你還想要阿土，真是有夠自私，唸好你的書就好了啦！」

濬翔兄嚴正抗議，哀求，咆哮。他以高中年紀的知識和社會經驗說了許多話。但言語再堅定都是徒勞無功，張蔡春子不屑一顧，幫忙把阿土送走已是她計畫許久的事情了。

「川草呢？」母親抬頭，打斷張蔡春子的話，看得出她本想給濬翔兄一個歉疚的目光，但盡顯呆然。

「在雜貨店。」不知是對母親還是對張蔡春子，濬翔兄咬牙，不放棄地說：「阿土還有弟弟，妳已經，已經把她的姊姊們嫁掉，現在還想怎樣？」

「好了你可以出去，出去啦！」張蔡春子飆罵，狗母大口，唾液四濺：「不相干的外人可以走了，這是他們家的家務事，我出面處理就好。你是什麼東西！輪得到你興師問罪？一個女人自己養小孩，你以為很容易？你懂什麼？」

阿土緘默。應該說，她不知該做什麼。

她無法不去看濬翔兄漲紅的臉。

她無法不去看母親。

張蔡春子把阿土拉了過去，撫她的手背，阿土從她燙捲的棕髮聞到一股人造的茉莉花味，口紅大嘴歪上斜下，都是大道理，妳要體諒原諒啊。

臃腫的男人開始細細說明來意，駕輕就熟。他提了一個袋子，裡面有鞋盒，說是要準備給阿土的。他滿意的朝阿土微笑，慈藹如父。

張蔡春子攤開一疊文件，合法的都在上面。不合法的，早就用紅包收拾乾

淨了。

母親點頭，頭越點越低。

張蔡春子說，以後有人會供阿土吃穿住，還會固定寄錢來舊家這裡，這是再好不過了。長長的眼睫毛眨個不停，好比洋娃娃。善於服侍，以幹練自許的阿土將會有個富足的新家庭，身為女人，阿土贏了喔。

濬翔兄抿唇。

阿土酸澀發熱的眼神與他對焦，她渴望濬翔兄再為她說些話，不需要幫忙辯解了，只要，只要說些她暗藏心中一直想和他說的話，但是，濬翔兄現在只是低頭，連那些曾經從他嘴裡吐出的美好童話，也失去溫熱，被卸在地上，成為生霉長蟲的發糶。

濬翔兄轉身跨出廳門，倚柱，像受盡極大的痛苦。

他陌生的從口袋中，抽出一根菸，點燃。

很快地，那些童話故事……公主和騎士、王子和仕女、魔法和巫術、姊姊和弟弟……在兩指間焚燒，成為鼻間團團嗆辣的煙，散逸無蹤，它們沒能守護她，她也沒能保護它們。

一步一腳印，可是她好像從沒自己選擇過前往的方向。阿土雙腿不停顫抖，耳中不知怎地反覆出現波浪鼓的聲音，咚咚咚，初始還細聲，後來漸漸響亮，無法反抗，要存活就無法反抗。

胸口焚燒，目珠像烏鶯，隨鼓聲咚咚的在溫度升高的籠裡掙扎。

全部燒成灰，積灰成土。

咚咚咚——關節般的叩問，從塑膠紅尿桶旁的木櫃中傳出，木櫃上黏貼「囍」字。開櫃門，內有長鏡，長鏡中有名臉長的女人，她在牀上哀號，陰部近處有臉盆和毛巾，一位老婦人正在幫她接生。掙扎許久，總算產出，怎料又是女的，以後也是嫁人浪費米糧，家裡根本養不起，她思考沒多久，便氣喘吁吁要產婆用鋁盆悶殺，產婆大罵，妳要活人家就不想活，要悶妳自己悶。也沒收紅包就氣憤離開。

事後女人爬到牀緣，抓著濕漉漉的女嬰，使勁要扔到眠牀下，未料地上有綿巾散落，作為鋪墊，女嬰墜牀未死，嚎啕大哭。女人終究不忍，看著在地上塵土中掙扎的耐命嬰孩，為她起了名字，要有土，土可以長蟲生木，有孕育之貌，最好能招個男嬰，男嬰名裡一定要有草，才能吸收土的營養長大，蔥綠成川。

咚咚咚——名裡帶土的女孩活了，後腦凹一處。鏡子裡，年幼的她總是持鼓唸謠哄騙有尿騷味的小男孩，展現早熟的氣質。長到男孩能幫人下田除草，會偷駕牛車載玩伴去上學，成為少女的她開始戀上一個男人。無論是在農務繁忙的時候，或是剝蒜頭兼差的時候，或是夜深人靜，當她把白粉末倒入水裡，反覆揉洗全家人的衣服的時候。日子的髒垢好像都成水面泡泡，騰空飄起，七彩歸天庭，她想著終有一天能幫心愛之人手洗衣服，心中便漾起甜蜜。怎料這份愛意如今卻也回天乏術。

咚咚咚——眠牀前，有鴛鴦戲水和叢林公園圖案的布簾被拉起，光一絲不透。粉色菱花蚊帳垂掛，完好的暗房。小男孩在牀上爬行，嘴巴開又闔，啾啾，學鮎鮎越經乾旱的泥地，穿過草叢，找尋水源。

咚咚咚，咚咚咚，阿土試圖翻動薄而乾燥的嘴唇，聲音穿出齒縫，卻零零落落、支支吾吾，她的語彙剩下喉頭被哽住的尖叫。景象在早就酸熱的眼睛快速模糊，流出，溼遍臉龐，臉好像被淚水越拉越長。

她看不清，那雙男人送的全新鞋子何其美麗，寶紅色，有花朵流蘇，遠勝雜貨店中弟弟正等待黏好的白舊鞋——整芋仔寮再也找不著一雙鞋能與它匹敵，就要張蔡春子看了也會好生羨慕。那精緻的縫工，柔韌的材質，必定很昂貴，而合適的尺寸，就像灰姑娘的鞋子，早就準備屬於她。母親幫阿土把鞋穿上，喃喃自語，旁人要仔細聽才知道她在叮囑，語調空洞如練習過千百遍，平淡像是讓她去遠足，穿起雙陌生的鞋走上一條陌生的路，恐懼和憤怒拔上腦肉，但再怎麼如雷火閃動，終會倏忽消失，剩下焦黑的苦痛。鞋已穿好，母親的手卻仍在腳踝按著顫慄，阿土望著母親長長的臉，逐漸模糊。淚水成池，如一場夢，她曾經碎裂浮沉。

那個夢裡，阿土看見在生滿野草的堤防邊坡，有兩背影。

寬厚的是濬翔兄，他身邊有一個瘦小的影子，阿土不認識。那人靠著濬翔兄，手間快速地搖擺桿子般的物品，咚咚咚，樂不可支，印象中，那是濬翔兄送給她的。村裡許多姑娘都愛濬翔兄，道他是個癡情漢，沒有拈花惹草；有人說他是個絕情郎，拒絕所有的熱情。

她是誰？

憑什麼？

阿土腦麻。從沒聽說濬翔跟人交往。

但阿土知道，濬翔兄很愛她，而且會好好保護她。

那人用細瘦的手摸著濬翔兄的頸背。阿土喘不過氣。感覺自己像歪扭的構樹，被藤蔓緊緊纏繞。

之後，濬翔兄的臉龐被熱烈地親吻，他沒有動。那人往濬翔兄的耳根子吸吮，濬翔兄呼吸聲變得粗重。

「它變大了欸。黏黏的。」

阿土顫抖地原地摀住自己的耳朵——但一點也沒有用，這是夢，所有聲響直穿她的手掌，到她的腦海深處。

「別這樣。」濬翔兄尷尬羞澀的說，從嘴裡呼出熱氣。

她退後，驚慌，她想逃離，腳卻踩著了枯枝，驚動了前方的兩人。

那瘦小人影回望。阿土頭頂樹梢的鷺鷥啼鳴。

「阿姊？」

土塊崩坍，落入水裡。鷺鷥撲翅紛飛，掠過提岸和旱川底部，深掘出的水道裂縫已發滿高高的草。

咚咚咚，波浪的節奏早從父親在被警察抓走，姊姊們出嫁就開始自胸中響起了，除了聽和說故事的當下，緊繃的思緒無一日止歇。

猶記父親在跑船做生意的時候，家裡多風光啊，放農具的倉庫有各式各樣的舶來品，這些寶藏只停留一夜，日出就會不見。父親說過，想看的話需要通關密碼，但從沒有說過密碼是什麼，還沒說出他就不在了。川草說，一定像濬翔兄說的盜賊與樵夫的故事，密碼是芝麻開門。

芝麻開門，芝麻快快開門，現在鐵捲門緩緩升起，農具和寶藏已隨父親消失。眼前是巨大的空間，青藍的天空沒有一絲雲朵，白日正炙熱高掛，映照出鮮紅地表。阿土把鞋子脫去，扔到身後門外。

她奔入，到處是赤紅的花朵，紅土生紅花，腳掌被染成鮮紅，紅得令她暈眩。她在那片近似永恆的天地挺立，然後垮下，匍匐，摘尋最新鮮的花，一些要給父親，一些要給弟弟，一些要給母親，還有許多許多，要給姊姊們的。被扯下的花莖巨大且勃起，百般糾結，囍字成堆。

咚咚咚——兩球隨繩結晃動，撞擊鼓面，雨滴般的打在土色的鼓面上，落入倉庫裡異樣世界的天空，落在阿土坼裂的身上。阿土濕漉漉的望天，泡入大地，只剩目珠蠢起，裂開，一卷卷烏黑爬出，展開羽翼，像鳥形的風箏往上飛，撲翅到一處沼地，與夥伴匯聚，捕食，獵殺，繁殖後凋零。

等這場雨真真正正的停下時，郭阿土和那世界裡所有的土壤，被捏入一丘尋常的路邊墳塋，上面流佈奇異的色彩，有紫有白，是野牽牛。種籽受雨而生，花朵受風而響。靈魂活時如水，死時如風，風水輪流轉。

幸運的墓土有子孫整理。清明時，連同孟仁草和鬼針草，這些牽牛花被放火燒盡。

擺供品，燃香祝願。彩紙捏入，蛋殼紛落。

燒金，紙張化為純粹的能量，風因犧牲而出。

生自土壤深處的風，把孩童遊戲的風箏和金紙焮推得又高又遠，一陣一陣埋上奧藍的寂靜。